

新疆變亂中的人與事

馬仲英誤上賊船

李郁塘

史達林侵新三部曲之二

進攻迪化棋輸一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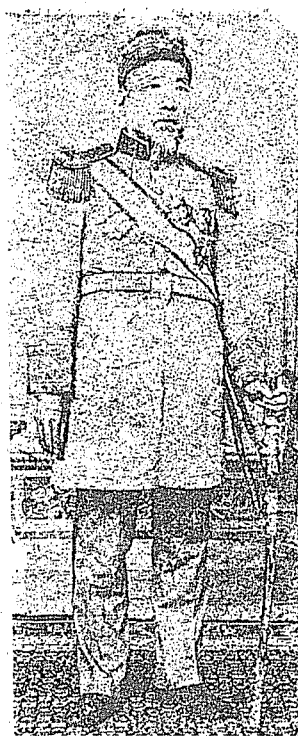
堯樂博士和尕司令(尕司令即小司令, 尕讀 <Y>)馬仲英, 素昧平生。尕司令竟然肝胆相照, 拔刀相助, 怎不令孤立無援的堯樂博士誠心感動呢? 堯樂博士被尕司令馬仲英說動, 不再遠赴南京去請命; 就近由騎兵卅六師作主力, 要逼金樹仁下台。當年馬仲英年輕性急, 說幹就幹, 時季雖已到了秋季, 他的全師人馬, 連冬裝尚未備妥, 就和堯樂博士連袂入新。由酒泉到哈密的路程, 在清末左宗棠平定回亂時設站的規定, 算是一大站。快馬加鞭要走十八天; 騎毛驢趨趕需時一個月。而此次馬仲英入新, 因有堯樂博士陪行作嚮導, 僅走了十七天, 就進抵哈密近郊, 展開猛烈的攻城戰。尕司令所以採取急攻戰略, 第一想給守城軍一個下馬威; 第二、因省軍在老城內, 不僅存下很多軍糧, 尤且冬裝俱備。而馬仲英的所部, 因行軍倉促一無所有, 如能及早攻下哈密老城, 就可解決冬裝的問題。正當尕司令大發神威, 連將哈密三城(老城、新城、回城)已下其二的時候, 突聞由杜榮發所率的十大連省軍,

進入哈密西境七角井地方, 前來解圍。圍城的尕司令聞情之後, 乃採圍點打援的戰術。親率兩連精銳主力, 西去迎堵杜旅。省馬兩軍乃相遇於中途的燎墩高地。因杜旅先抵一步佔了有利地形。後至的馬軍只有採取仰攻之勢。而尕司令作戰一向是身先士卒, 杜旅嚴陣以待萬槍齊放。馬仲英首當其衝, 以致中彈墮馬。而杜旅的十大連長, 爲了爭功取寵, 求取輕便; 竟命所屬放下槍支, 分頭走出戰壕, 去搶中彈落馬的尕司令屍體。不憶尕司令雖腹部中槍, 但落馬後仍甚清醒, 竟迅以衣布裹傷成功。當這些徒手省軍快到他的身前時, 突然挺身而起, 用其隨身所帶的廿發盒子槍, 一排過後就擊倒十幾名近身省軍, 同時他的所部眼看司令落馬, 爲了搶救, 也以最快騎速衝上前來。致將杜旅的十大連步兵衝散潰敗。杜榮發在無法收拾的亂局下, 也畏罪自殺。馬仲英雖然在燎墩意外獲捷。終因傷勢嚴重, 醫藥缺乏, 同時所部冬裝無着。在嚴寒季節逼迫下, 只好裹傷率部重返酒泉駐地去過冬。這是馬仲英民國廿年第一次率軍入新, 結果無功而返的大略情形。

成世才驅金而自代

翌年民國廿一年, 在尕司令馬仲英來說, 這是他本人療傷養病, 整軍經武的一年。但在新疆的局勢來說, 已由內亂引出外患, 先有史達林在北疆哈密企圖製造「伊斯蘭王國」於先; 繼有大英帝國, 竟在南疆喀什成立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於後。這兩件大事的相繼出現。對馬仲英欲想掌握新疆政權的壯志, 都有莫大不利的影響! 消息傳來, 甚爲着急, 不時派出專人與這兩件大事有關人物堯樂博士去取聯絡, 以便探得真情, 再來針對處理。其後雖因堯樂博士, 深具國家觀念拒受俄製「國王」大印於先; 又懷民族大義不與沙比提大毛拉同污於後。心始稍安。但仍然覺得, 夜長自會夢多; 難免節外還要生枝。非作再度入新之舉不可。於是當他的腹部傷勢甫行告愈, 已到民國廿二年的春節時候。即時率其所部, 傾巢而出, 再度入新。因爲經過一年的整補, 不僅人壯, 尤且馬肥, 誠所謂有備而來。因之軍行所至, 如入無人之境。一進新境先下哈密三城, 繼陷鎮西要地。旋即採取左宗棠進兵迪化時的攻勢。沿天山南北的古絲道分兵兩路, 逕向省城迪化進軍。南路由堯樂博士任指揮官, 先取鄯善,

繼下吐魯番，直逼拱衛省城南方要津的大板城。北路由尕司令愛弟馬仲傑任正指揮，以和加尼牙孜副之，先下木壘河，繼攻奇台城。馬仲傑作戰向有乃兄之風，每戰必身先士卒，致在奇台城頭陣亡。旋由尕司令親兼正指揮，先下奇台，繼陷



乎遠，直逼省城東鄰要地的阜康。就在省城在望之時，而城內突發生了「四一二」政變。所謂「四一二」政變者，乃指事變發生於民國廿二年四月十二日之謂。原因是這一天金樹仁爲了迎戰馬軍南北兩路夾擊攻勢。正要遣兵調將來防堵。而被遣調的歸化(白俄)軍，因要求領發安家費未果，致釀成兵變，進而圍攻督署。金樹仁因變生肘腋，一時無法應付。只好攜眷惶惶出走，離開省城，逃到昌吉城中，以羽毛急書，等待手握重兵，屯駐迪化城南廿公里烏拉擺地方的盛世才來勤



(右)楊增新任新疆督辦時的照相，(左)繼楊增新主政新疆的金樹仁，金樹仁被盛世才派兵由烏蘇塔城逐出新疆。

王救難。巨耐盛世才原就野心甚大，他由南京隨新疆省政府駐京代表魯致祖，不遠萬里繞道西伯利亞，來到新疆的目的，就是志在新疆的邊防督辦與省主席兩要職。於今機會來臨，那會放過不取而代之。因此當金樹仁以羽毛急書要他勤王救難時，竟反其令而行之逕派親信部隊，將金樹仁由烏蘇塔城，驅逐出境。盛世才就這樣兵不血刃，輕而易舉，乘近水樓台之便，攪得新疆邊防督辦的寶座，得償宿

願！竟將新疆人統稱的「四一二」政變改名爲「四一二」革命，藉作紀念。

馬仲英失先機南去

當「四一二」政變發生時。尕司令馬仲英聞訊後，並未作乘亂伐國之計反而採取觀望態度。在他想來，邊防督辦兼省主席金樹仁此次下台，完全由於他的力量進逼所致。金樹仁所遣的軍政高位，自會非他莫屬。如能獲得省城各界派來代表，歡迎他和和平的入城就職，自比放槍打仗入城搶位，要光彩多多。尕司令馬仲英想當新疆督辦，兼省主席這一盤棋，就因有此一着錯，竟然弄得滿盤輸！不僅未能達他的壯志誓言。嗣後竟作了異域之鬼，竟將性命也喪到史達林手裏，真是冤哉枉也，怎能不令人爲之擲筆三嘆！

當馬仲英軍行紫泥泉，因和加尼牙孜出賣陣地，以致吃虧上當後。他深知他的對手盛世才是會留日學軍事及在陸軍大學畢業，不是弱者。在省軍有備而來，如與硬碰硬的來作戰，可能還要上當吃虧。當下決定改爲轉進圍攻迪化的戰略，受命他的驍將馬虎山，率領一半人馬繞過阜康乾德北境，進據回族聚居的昌吉縣城，作爲北面圍攻迪化的基地；他自率一半所餘，翻越天山大坂，竟到南麓的吐魯番城，去會堯樂博士從長計議。

就在此時，南京國民政府，爲了明瞭新疆內情，先派黃慕松以新疆宣慰使名義來新調查，繼派外交部長羅文幹氏，爲盛世才就任督辦，劉文龍就任省主席受命監督。順便協調盛馬之爭，早日解決，以蘇民困。當時羅部長提議在哈密成立

東疆警備總司令部，讓馬仲英出任總司令，作為雙方罷兵條件。當羅文幹向盛世才說明此情後，盛督辦要馬仲英親到迪化督署宣誓就職才算數；而馬仲英則認為盛世才曾在黃慕松面前，下令槍殺李笑天等三人於先；又何嘗不能在羅文幹面前槍殺了他？司令於後呢？只答應在吐魯番宣誓就職。就此羅文幹入新幹旋盛馬休兵一事，仍然是不歡而散。羅文幹也覺得愧對司令的保證，無顏再經吐魯番經甘肅回京。只好假道伊犁，再繞俄境乘西伯利亞大鐵道的火車回國。

羅文幹調停盛馬罷戰休兵未如所願，悄然繞道離新後不久。遠駐伊犁屯壘使兼第八師師長張培元，突向全省發出反對盛世才就任新疆邊防督辦的通電。這已說明，張培元憑恃省軍元老資格，想繼金樹仁的遺缺，要當邊防督辦。此一情勢的發展。明眼人一看，就知形成盛馬張三人互爭新疆最高權位的鼎立局面。然而在盛世才的眼中，並不作如是觀。他認為馬張二人，想以甘肅同鄉的關係，採取聯合行動，竟由吐魯番與伊犁東西兩面分進合擊，要迫他下台，但在馬仲英來說，他認為張培元曾是楊增新的得意高足，與金樹仁同時追隨楊將軍入新的文武兩員大將，尤且在新從事軍務已有廿二年的經歷。最具繼任邊防督辦的資格。於今盛世才搶走督辦職位，他還有理由反對；如由這位省軍元老張培元繼任的話，他就無由可反了！那他兩次率部入新，又所為何來？因之一獲張的反盛通電，反而加緊圍攻迪化的軍事行動。要搶在張培元之前，先將省城拿下。自己先登上督辦寶座，造出既成事實。好使張培元

東行落空。由此可知，司令馬仲英，遠避張培元尤恐不及，那裏還會和張氏尋求合作呢？所謂張馬聯軍一事，完全是出於盛世才，直覺受到壓迫的懷測，根本不合當時的實情。

盛世才孤立求俄援

新疆政局，自楊增新主政以來，由蘭州河州帶來不少幹部。完全變成甘肅人的天下。後來盛世才以一位東北籍的軍人，在偶發的機緣下，躍登邊防督辦高位後，自會有孤立無援之感！而甫行繞道西伯利亞，開抵新境的大批東北抗日義勇軍，却在抗敵，義在衛國。根本不贊成盛馬張的三角權位之爭。因而採取了不左右袒的中立立場。盛世才眼看東北同鄉們都對他袖手傍觀，不願拔刀相助。在省內國內，就無援可求了。為了維護在新既得權位，只有就近向久欲染指的惡鄰俄帝去想辦法。即時委派督辦公署的外交處長陳立德，與空軍教官姚雄二人為代表，乘了全省僅有的一架二人座的教練機，由空中突圍，前往莫斯科向史達林去求援。

史達林於一九三一（民國廿年）年，乘哈密民變所訂下的侵新政策，竟被堯樂博士當頭澆了冷水，未見效果後，就想改採抓上的政策，冀求速效。如今新疆新任督辦盛世才，既派陳姚二代表前來求俄援，可謂良機來臨，正中下懷。因而一拍即合。當時任中亞塔什干外交特派員阿布列索夫，正在莫斯科述職，史魔立即改派他為駐迪化總領事，在史魔面授機宜後，即偕同陳姚二代表飛新疆履新上任。以便就近迫使盛世才低頭就

範。果不其然，時僅三天，盛蘇祕約就已簽字。而紅軍整師，竟由霍城與塔城，分兩路開進新疆。這時張培元正誓師東征，率其所部離開駐屯多年的伊犁九城，以一字長蛇的陣勢，行軍於精河與烏蘇間的大戈壁灘上。正好被兩路入新的紅軍，夾擊其間。張培元氏在前進被截，後退無路的急情下，又不願向其對待多年的敵人，低頭成俘，為了保持中國軍官的聲譽。只得引槍自戕。就此殉職。他的所部，眼見主將自殺，也就一哄而散，散落各地為民，張培元系的實力就此在新疆境內，宣告結束。

張培元氏籍屬甘肅蘭州，清末宣統三年，卒業於甘肅陸軍小學堂後，即追隨他的老堂長（校長）楊增新由甘入新，服務於各級軍旅，由最低級的排連營長做起，一直作到中將師長，成為新疆甚具幹才的元老將官。在民國十七年七月七日「三七」事變，楊將軍被刺，金樹仁繼任邊防督辦兼省主席後，一為維護其甫得的政權，二為鞏固新疆邊防。就派收平「三七」政變的得力助手張培元氏，屯駐於伊犁區，成為防守國門的門神。駐防於霍爾果斯河西岸的紅軍，也知張氏是新疆軍界中的強人，尤具國家觀念。不敢輕將其虎鬚，要懼怕三分。因而兩國邊境相安無事，竟達五年之久。不憶在「四一二」政變時，盛世才身任督署參謀長，不見難勤王，反而為了搶位，竟派兵將其長官金樹仁撵走，這種以下欺上的不義行為，甚為張氏所不滿！於是通電反對於先，誓師東征於後，以便伸張正義。巨耐盛世才為了維護既得權位，只好不擇手段。向俄僑史達林去求

援，讓久已虎視眈眈的紅軍，分由霍城塔城兩路入新，將張部圍困於戈壁灘上。張氏突遭此一變，覺得有虧職守，在悲憤之餘，舉槍自戕，以謝國人！他的所部因主將突然捐軀，一時無主，未能和紅軍對陣作戰。但是入侵紅軍師長庫米奇，却認為張部的潰散，是懼怕紅軍的聲威。就此頓生輕敵之心，不把中國軍隊放在心上。當兩路入新紅軍在烏蘇會師後，爲了沿途水草宿站等補給上的問題，就下令以連爲行軍單位，按日順序前進，連個哨兵都不再放，先經瑪納斯（綏來縣城），繼過呼圖壁（景化縣城），大搖大擺，毫無忌憚的直奔省城烏魯木齊（迪化）而來。

馬虎山設伏殲俄軍

當其先鋒第一連騎兵進抵昌吉縣境的頭屯河時，已進入當時圍攻迪化尕司令驍將馬虎山的駐地。由綏來經景化至昌吉沿途居民大都是回族，早已將紅軍軍情轉達到馬虎山的耳中。這位驍將粗中有細，竟想利用天時地利的條件來迎戰紅軍。首先將頭屯河上的木橋全部破壞不能通行，以便逼使紅軍涉冰而過。繼在冰上再做些手脚，使浮冰表面如故，但浮力已弱，難使車馬渡過。再下令他的所部翻穿羊毛大衣伏在河的東岸邊，以逸待勞，靜待紅軍前來送死。果不其然，在馬虎山所部於頭一天夜裏安排就緒，按程前進的紅軍第一連，於第二天如期到來，一看頭屯河木橋破壞，只有涉冰而過，此種冬日涉冰過河的情形。在俄國境內，更是常事，因而毫無戒心，就照常騎馬過河，不憶當全連半渡之時，所有人馬突因

冰裂而陷入冰谷中，無法進退。伏在頭屯河東岸的馬虎山所部，一見計成，突起發難，千槍齊放，目標又顯著，一排槍放後，紅軍全連被殲，無一生還。前連被殲，後連不明情況，以爲是按程進駐前站。他們當然得順序前進。而馬虎山也就如法泡製，在七天之內，紅軍一共送死六連多人，一直到第七連有逃生者退回景化向紅軍師長庫米奇報告後，此一鬧劇才告結束。

庫米奇原就是駐防霍爾果斯河西岸多年的紅軍將領對新疆軍情，可說瞭如指掌。既沒配備坦克，也沒駐有飛機其裝備與紅軍相較，就相差甚遠。僅對張培元的爲人有些敬佩。他也深知威脅盛督辦，最具實力的敵對者，就是這位伊犁將軍張培元。因之當他奉命入新援助盛世才時，就將注意力放在張培元身上。如今張部未戰而潰，他的肩頭重任就算大部達成。當時雖聽到還有個尕司令，正和盛督辦爲難作對，但還遠在省城東南方向百華里的大坂城。這與由省城西北的烏蘇向迪化進軍，可說絲毫扯不上關係。遂放心以平常行軍順序，逕向省城進發。

不意當他這位殿後主將，由烏蘇進抵綏來城時，所獲軍報，不是平安進抵省城，而是在頭屯河中，有六連半的傷亡，此一噩耗傳來，不禁大驚失色，這才收起輕敵之心。然後重新佈置行軍行列，慎重處理進軍事宜：先派偵察機偵察，繼派轟炸機去轟炸重要目標。再調派戰車開路於先，繼以騎兵佔領於後。方才渡過頭屯河。這時駐守昌吉城的馬虎山，因不知飛機炸彈殺傷力很強，竟被炸傷。尕司令在大坂城得訊後，深知以一

己之力，來對抗一國之力，雖能小勝於一時；但終歸要失敗無疑。爲了保持實力，當即下令馬虎山，盡率所部，經天山北麓山區，繞過省城前往大坂城和他會合，好重返吐魯番，去和堯樂博士，重商大計。

馬堯二人不再合作

當堯馬二人在吐魯番再度把晤，因時事變遷，二人對新局意見，已難趨一致。堯樂博士爰引尕司令入新，志在反金下台。金樹仁既被迫離新，他的目的已達，不願省境內，再興軍動武，有擾民生。至於由誰出任邊防督辦，與省主席之職，他都無所謂。只有聽命中央去處理。然而尕司令馬仲英，却不作如是想。他率部入新，援維反金，僅是一個藉口而已。其真正的目的，在於取得新疆邊防督辦及省主席的高位。如今費了九牛二虎的力量；尤且還陪上愛弟馬仲傑一條英年性命。眼看已黃熟的鴨子，竟被盛世才搶走。他焉能善罷甘休，不再反盛呢？巨耐盛世才也是梟雄人物，不是阿斗，他由南京不遠萬里，跑來新疆的目的，正和尕司令的入新目的，完全相同。盛世才既因近水樓台之便，達到目的於先，就要設法維護既得權位於後。環顧省情，別無他法，只有尋求俄援之一途。就此紅軍被援引入境，進抵省城。而尕司令欲想打垮盛世才，躍登新疆高位的美夢也就成空，變爲泡影了！

新疆的亂局至此，可謂已由內戰，引成外寇入侵。然而馬仲英還不死心。在他兩次入新，時歷三載，多少也能窺出新疆國際背景的情形。除

北鄰的俄帝，時欲染指外，還有南鄰的英帝，也常虎視眈眈，注視新局的發展。現在盛世才爲了保位，既可北求俄援；我尕司令馬仲英爲了奪位，何常不可南求英援呢？果能如願以償，就可與盛世才，來分庭抗禮再決雌雄了！

堯馬二人就因對新局前瞻，有了歧見，難能一致。只好在吐魯番分道揚鑣，你西我東，各走各路。堯樂博士因不主張繼續反盛，旋被盛督辦任命爲哈密警備司令兼縣長，率其所部東返哈密，埋頭桑梓，全力服務，以蘇民困。而馬仲英爲了尋求英援，再與盛世才分庭抗禮。乃率馬虎山等全部人馬西行喀什，冀圖先與英帝支持的「東土」合作。如能順利成功，不就成了求得英援的橋樑嗎？

馬入南疆欲得英助

在尕司令馬仲英，甫行展開圍攻省城的軍事行動時，爲了增加實力，與軍需補給等問題，先派其另一驍將馬世明，前往同族聚居以及生產名馬的焉耆區，去增設卅六師司令部，以便招兵買馬。繼派其足智多謀的軍師馬占倉，前往素稱南疆糧倉的阿克蘇區，增設兵站，以補軍糧，結果兩人都不辱使命而達成任務。這也是尕司令一意西行的另一原因。因此當他率部西行，道經焉耆與阿克蘇兩行政區時，如入自己防地，一點阻礙也沒有，很順利的通過，直抵喀什近郊的伽師與阿圖什等地，才與「東土」的軍隊相遭遇。馬軍前來是尋求合作，不是敵對，因而一經接觸，即停在原地，不再前進。並以禮相見，逕派出

代表前往喀什城內，去和「東土」內閣一展開談判。只提出一個合作條件，就是由尕司令取代和加尼牙孜，出任「東土」大總統」。其他閣員都可原盤不動。在馬仲英想來，「東土」是由南疆人組成，而和某是東疆哈密人，由他取代和某地位，根本不損南疆人絲毫權利。當可成功。至於進而與英國合作，由一國元首的資格來出面，也較有身價。於是本此進行！

當馬仲英的代表提出合作條件，傳到和加尼牙孜耳後，心中大起惶恐，這那是尕司令前來與「東土」合作，簡直朝他來算舊帳！他深知尕司令說一不二的簡性，說話算數。自忖又不是馬的對手。走遲了無法脫身，爲了保命只好保密，連沙比提大毛拉都未通知一聲，化裝成平民潛離喀什，翻過天山大坂，逃往哈薩克斯坦，向蘇俄去求庇護，冀保生命，再圖前程。誰知他的生命前程，已掌在史達林手裏，在數的難逃了！

所謂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，完全由大英帝國一手製造出來的傀儡組織。本身根本沒有立國的條件。因而當內閣總理沙比提大毛拉，接到尕司令馬仲英所提合作條件後，自己不敢作主。只得親往喀什英國領事館，去向幕後主持人去請示。然而大英帝國要成立「東土」的深意，名義上是扶助新疆維族人獨立自治；而實質上要將諸大新疆版圖，由中國劃出，變成大英帝國的殖民地。於今馬仲英前來合作，馬氏雖係伊斯蘭教徒，但其籍貫是甘肅人。而甘肅乃屬中國十八省的內地省份。如由中國內地人，來出任「東土」元首的話，豈非換湯不換藥。就有違英國侵新國策

。於是遂指示沙比提大毛拉。基於馬仲英不是新疆維吾爾族人的理由，未便與他合作。

當尕司令接到「東土」內閣的正式覆文，因其本人不是土生土長在新疆人的關係，竟然遭到拒絕後，不禁勃然大怒！認爲沙比提是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人心。以禮相見，既遭拒絕；只好以兵相見，來較強弱。強者就生，弱者就亡。當即下令由喀什東郊的伽師與阿圖什等地，揮軍向「東土」內閣所在地的疏附城進攻。而「東土」立國時短，現有的一點武力，都是由拉夫而組成。既無基本訓練，也無作戰經驗。那是身經百戰尕司令所部的對手。一見馬軍前來，大都棄械逃跑，不敢與戰。僅有時任「東土」警備團長夏滿蘇爾，因職責所關，曾予抵抗，結果以身殉職。其他閣員都作鳥獸散，留下沙比提大毛拉被馬部所俘。所謂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，在新疆的歷史上，僅爲曇花一現，就此壽終正寢，宣告完結。當時喀什的英國幕後人，雖會由領事館發電，向駐印總督求援。但因路遠山遙，已感遠水難救近渴！尤以「東土」亡國太快，即使開兵來援，也找不到對象。只好不了了之！沒有下文了！

尕司令揮軍進入喀什，一舉將「東土」摧毀消滅，只是他本人一時氣忿的直覺行動而已！既未考慮大英帝國對此，有否仇視；也沒想及赤熊俄帝，對他有何反應？真如鄉間兒戰時起了衝突一般，你既開口罵我，我就出手打你。如此而已！

然而尕司令橫掃「東土」的舉動，看在俄僑史達林目中，不禁大爲激賞！認爲這位青年英雄

具有初生之犢不怕虎的英勇氣概。竟敢去將大英帝國的虎鬚！尤且給他在侵新途中，解決了最感棘手的一件大事。

史達林爭取馬仲英

當蘇俄紅軍第八師進駐省城迪化以後，在史達林來說，已全盤控制了新疆全省的神經中樞。對付中國方面已無問題。唯一感到頭痛的事，就是對「東土」的去留難以下手。如以打針吃藥，想醫這個毒瘤，那是不會發生一點效果的；如要動大手術開刀去割除。那無異是向大英帝國來挑戰？以當時俄國甫行鼎革後的實力，自忖尚不是大英帝國的對手！不能不予顧忌！在史達林繞室彷徨，無法着手之際。不憶及司令竟輕易為他解決了問題。因而頓起好感！要將馬仲英拉攏過來，掌握在手。果能如願的話。如大英帝國前來尋釁，自可用作擋箭牌，可免與英國直接衝突的麻煩；如盛世才想生異志不受控制，有馬仲英在手，就可作要脅！如再作長遠想法，要將紅軍腳印踏進嘉峪關的話。這位司令無疑是最理想的人物。因為史達林有了如此種種構想以後。於是一面下令庫米奇，對馬部尾追，僅取姿態，不作實際壓迫。一面再電令喀什蘇俄領事康斯坦丁諾夫，要設法爭取馬仲英前往莫斯科一行，好與面商一切。所用的釣餌，就是俄國政府有意扶助司令出任新疆督辦高位。

司令馬仲英率部進駐喀什以後，當然名正言順的成為當地最高首長。為了維持地方秩序，也得佈告安民，自然對各國領事館也得拜訪一番

。其他國家的領事館因無所求，僅在禮貌上往返一次，也就算了。然而蘇俄領事康斯坦丁諾夫，受有密命，不僅不時過訪，尤當設宴招待。借機透露史達林對司令甚具好感！尤且在有意無意之間，表示。只要司令能去莫斯科一行，面見了史達林元帥的話，將來出任新疆督辦的事，就易如反掌。何必動兵打仗去爭取。

康斯坦丁諾夫是一位職業外交官，維語漢語都很流利一向能言善道，何況言之有物，正抓着司令的癢處。馬仲英當年向他伯父馬麟主席，犯顏頂碰，一怒告別以後，唯一的心願，就是要當省主席，或新疆邊防督辦高位，以應誓言。於今聽得康斯坦丁諾夫的話，只要一會史達林的面，就可辦到的事。那他又何樂而不為呢？以他在新三年的奮戰經驗。也可看出，誰要想掌握新疆的實權，也只有獲得俄援，才能達到目的。走其他的路子，都是空想。因此當司令和康斯坦丁諾夫



赴俄受訓被史達林處死的馬仲英。

，過往多次以後，也就中計入彀，答應下來有意作莫斯科之行，以便面見史達林後，早償宿願！

馬仲英飛俄國受訓

馬仲英既以決定作莫斯科之行，對於入新所部卅六師，就得作善後安排。不得不與盛世才主持的省方有所商討。第一所俘「東土」內閣總理沙比提大毛拉，交由省方接收處理。第二卅六師師長一職，由馬虎山繼任。第三馬軍防地，司令原想仍駐喀什，但盛世才因喀什是南疆首府之地，為了統一省政，應由省方接管，馬軍移防和闐區，馬仲英也退讓接受。第四馬軍留駐焉耆、阿克蘇、喀什三區的兵站人員，一律遷往和闐，所有行政權，統歸省方管接。對卅六師善後商妥後，對司令由新赴俄路途也和省方盛世才與康斯坦丁諾夫提出意見：第一路線由喀什經帕米爾直接赴俄，不再東繞迪化。第二、他要隨身帶副官，參謀、勤務各一人。第三、在新疆境內，他要派自己騎兵一連，護送到新蘇邊境，烏恰縣伊爾克斯塘邊卡地方，他進入蘇俄境內時騎兵連折返，以策安全。當司令提出以上要求，省方及俄方無不同意。只要你司令去莫斯科就行。

在此兩案商妥簽字後三天，馬虎山就率部離開喀什，經英吉沙、莎車、葉城，向和闐按程進發。但司令因關切所部安全，自己仍然遲遲未作啟行之舉。事為康斯坦丁諾夫獲悉，不勝大為着急，唯恐司令夜長夢多，中途變卦，他就功虧一簣

了。不時前往窺看督促。當他探悉尕司令遲遲不行的原因，是因他關心卅六師沿途行軍的安全以後。竟然靈機一動，代獻高策。要尕司令不妨乘上俄國軍機，作一次空中視察，豈不就一目瞭然，就可解除尕司令關切所部之心嗎？

尕司令馬仲英，自由十六歲組成回教青年軍後，曾馳騁過西北五省，可說少年得志，但此生還未坐過飛機，每個青年的好奇心都很強，尕司令自不例外。也就同意康斯坦丁諾夫的建議。就此在三天之內，遠駐迪化的蘇俄運糧機運油於先，專載三五人的偵察機到達於後。馬仲英終由康斯坦丁諾夫的安排，在某日晴空萬里好景下，帶了他隨侍三人，登上紅軍偵察機，沿着喀什至和闐的途中，作空中視察。果然一目瞭然的，看到所部，以長途行軍的行列，一隊接一隊的按步就班，都很安全開向預定的目的地。他在未登機前，就命隨身參謀寫好了幾封慰問的簽名信，也就沿途空投下去。一直經過先頭部隊後，飛機也就折返轉向。不知是史達林早作安排；抑是康斯坦丁諾夫臨時的主意？這架飛機由東南向轉為西北向後，就越飛越高，竟然越過天山大坂飛到俄境的一個小機場予以降落。這時康斯坦丁諾夫才向尕司令解釋的說，是因喀什氣候變壞，無法降落，爲了司令的安全，駕駛員不得不採這項措施，請他原諒。在馬仲英來說，第一自己的目標就是要到俄國；第二現在既已到了俄境，自己還有什麼話好說。只有聽候俄國人的安排行事了。好在尕司令是史魔要接見的人。所有俄國官員，都要對他客氣三分。不敢慢待。尤且爲了保密，還給他們四

人備了遠程專機，於第二天遷飛往莫斯科去了！

不受俄令身死異域

當尕司令馬仲英等四人，乘專機安抵俄京莫斯科以後，康斯坦丁諾夫的任務，算是功德圓滿卸了仔肩。就在機場當面移交給時任俄國特務頭子貝利亞。迎賓專車早已備妥，即時送往特別外賓招待所先行住下。當然還要安排晉見史魔頭的時間。大約時過一週，就被接見。當史達林初見馬仲英之面時，第一個印象，竟是一個光嘴巴的大孩子，居然當了好多年司令，還要想當新疆省

主席及邊防督辦。真是出他意料之外！不過另一個印象，一眼看到英氣勃勃，年輕有爲，可塑性很大，如能將其思想染紅，變成真誠的馬列信徒，將來的利用價值，就不可道里計了。史達林看，在眼裏，想在心頭。於是就計上心來：在二人寒暄過後，就告訴作陪的貝利亞去作安排，要將這位可塑性很大的青年才俊，先送入紅軍大學去深造。俟其大學卒業，思想改造後，再讓其回返新疆去當省主席或督辦的高位。當翻譯人員道出史達林的意見後。尕司令一因既在他人矮檐下，自己怎能不低頭，其二自己身在異邦，也感到所學太少，於今有了深造的機會，要進紅軍大學去讀書，也算是一件好事。同時想到未來，他的對手盛世才，僅是一位留日出身，尙獲史魔支持。如我馬仲英在俄學成後，回新疆去找高位，那還有什麼問題。因此當尕司令向史魔告辭以後，也就心安意定的進入紅軍大學去就讀。紅軍大學的學年規定是四年，但因尕司令只有初中程度，尤且

還得補習俄文俄語。結果由民國廿三年的秋季起，直到民國廿八年的夏季止，整整讀了五年，才告卒業。在此五年時光中，不時有信件和新疆舊部作聯絡。尤且民國廿五年間，還派他的副官回到新疆報平安。因而他的舊部也都獲悉他們尕司令在俄京的近情。

尕司令馬仲英在紅軍大學攻讀五年期滿卒業以後，對於軍事學識確有很大進步，對人處事方面，也增長了不少。就是對於宗教信仰，與國家觀，無法改變。因此當史達林指示貝利亞，要馬仲英先做以下三事，然後才能放他回新疆服務。第一要參加國際共黨組織，成爲國際共產黨員；第二放棄回教的宗教信仰；第三主政新疆以後一定要親蘇。但是尕司令表示，一、二兩條件無法接受，第三個條件可以考慮。貝利亞據情報告以後，史魔頭爲了盛馬二人主新問題。乃於是年秋電召盛世才朝俄。經史魔分別見面盛馬二人，以明真情。當史魔再以所示三條件質詢馬仲英能否答應時，他只答可以親俄，其他兩項一概拒絕。但史魔對盛世才提出以上三條時，因盛世才根本沒有宗教信仰，即時答應加入聯共，並要徹底親蘇。就此史魔決定重用盛世才，放棄馬仲英。尕司令就因固執已見，不能隨機應變，不僅新疆省主席沒有當上，反而把命也丟到莫斯科。在馬仲英向史魔告辭以後，就命貝利亞祕密將尕司令處死。究竟貝利亞用了什麼方法處死，尕司令的屍骨洒在何處，除了貝利亞一人可知外。他人難知其詳，以後貝利亞也遭人殺，這大概是天理循環的報應吧？